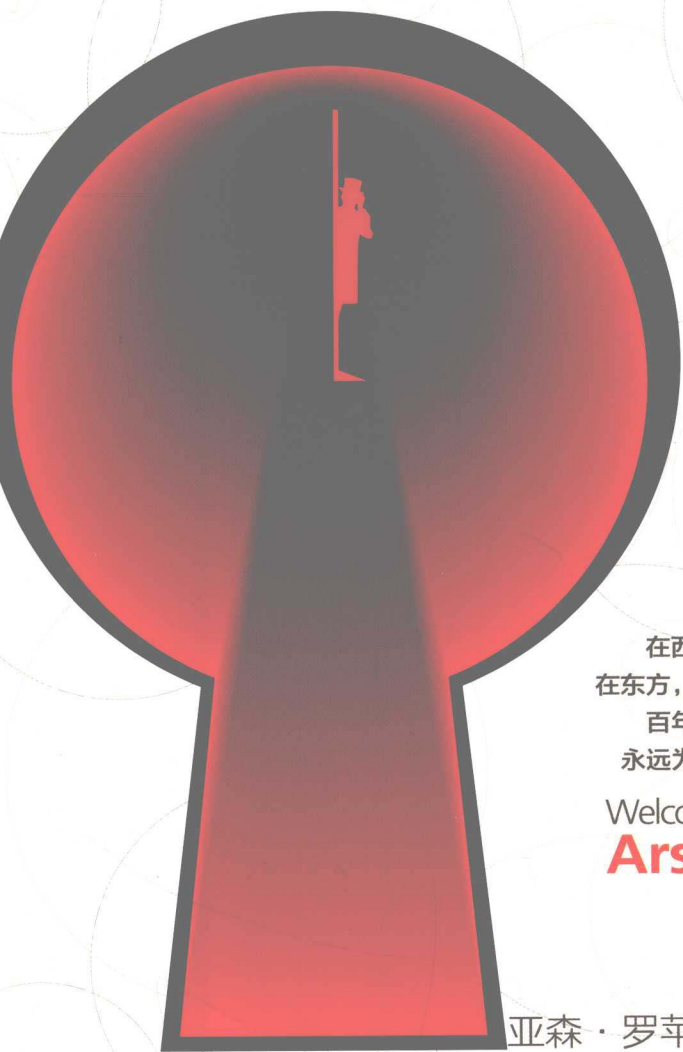




在西方，福尔摩斯与他齐名
在东方，他是楚留香的创作原型
百年来最受推崇的绅士怪盗
永远为推理小说迷所津津乐道

Welcome to the world of
Arsène Lupin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全译本]

亚森·罗苹的秘密

Les confidences d'Arsène Lupin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丁以如 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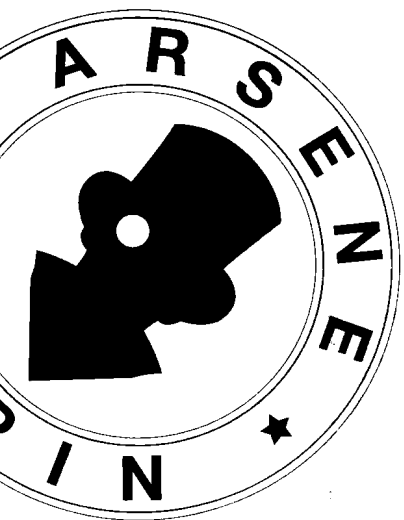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全译本]

亚森·罗苹的秘密

Yasen Luoping de Mimi

【法】莫里斯·卢布朗 著 丁以如 译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安徽教育出版社

图书在版编目 (C I P) 数据

亚森·罗苹的秘密 / (法) 卢布朗 (Leblanc, M.) 著
丁以如译. — 合肥: 安徽教育出版社, 2011. 9
(亚森·罗苹探案全集; 6)
ISBN 978-7-5336-6285-1

I. ①亚… II. ①卢… ②丁… III. ①侦探小说—法
国—现代 IV. ①I565.45

中国版本图书馆 CIP 数据核字 (2011) 第 181256 号

本书译文由立村文化有限公司授权使用。

书 名: 亚森·罗苹的秘密

作者: (法) 莫里斯·卢布朗
译者: 丁以如

出 版 人: 朱智润

选题策划: 阿卡狄亚
责任编辑: 王 平

装帧设计: 吴 凯
特约编辑: 贾 迪

出版发行: 时代出版传媒股份有限公司 <http://www.press-mart.com>

安徽教育出版社 <http://www.ahep.com.cn>

(合肥市繁华大道西路 398 号, 邮编 230601)

营销部电话: (0551) 3683010, 3683011, 3683015

印 刷: 北京九天志诚印刷有限公司 电话: 010-61232741

(如发现印装质量问题, 影响阅读, 请与印刷厂商联系调换)

开 本: 880mm×1230mm 1/32

印 张: 6.5 字 数: 110 千字

版 次: 2011 年 10 月第 1 版

2011 年 10 月第 1 次印刷

ISBN 978-7-5336-6285-1

定 价: 16.00 元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Arsène Lupin

目 录

1. 日光暗号	1
2. 结婚戒指	24
3. 影子标记	45
4. 地狱陷阱	66
5. 红丝巾	91
6. 飘忽游移的死神	115
7. 颈项修长的璆缇忒	138
8. 麦秆	162
9. 亚森·罗苹的婚礼	179



1. 日光暗号

“罗苹，说些事来听听吧！”

罗苹一脸昏昏欲睡的表情，躺在我书房的长沙发上反问：“嗯？你还要我告诉你什么？大家对我的生平都已经一清二楚了！”

我嚷嚷着：“怎么会有人能完全清楚！我们只能从你见诸报章的某某信函中得知你牵扯进某件事，然后又如何引发另一桩事端……但在事件中你所扮演的角色、整个故事本身的背景、情节展开的经过，我们却一无所知。”

“哎呀！不过就是一堆无趣的废话。”

“无趣？你觉得送给尼古拉·杜里瓦妻子五万法郎礼物这事无趣？你破解了三幅画之谜的神秘方法也只能算无趣？”

罗苹说：“确实，那是个很奇特的谜，我会建议你用‘影子标记’代称它。”

我顺口补充道：“还有你在社交界的成就、种种秘密的善行义举，所有那些你常常在我面前影射的故事以及你把它们称之为‘结婚戒指’、‘飘忽游移的死神’等事。说吧！我可怜的罗苹，振奋点……公诸一下迟来的隐情吧！”

此时正值奇岩城、八一三之谜之前，已享有盛名的罗苹尚未展开他最绝妙的征战。当他每天竭力地奋斗，既是行善也是作恶的同时，还未曾动念要将百年来历任法国国王的宝藏据为己有；或当着德皇威廉二世的面，在欧洲大肆搜刮。出于天性和个人喜



好——一种发自唐吉珂德式的自娱与怜悯——他尤其满足于谦卑地助人以及获取比较合情合理的利润。

由于他默不作声，我便又重复说：“罗苹，拜托啦……”

就在我愕然呆愣时，他应声道：“我亲爱的朋友，拿纸笔来吧！”

我赶紧照办，满心欢喜地想着他总算愿意向我口述他个人注入激情的那些精彩刺激的篇章；而我，唉！却不得不穿插沉闷的解释和乏味的铺陈来干扰整出好戏。

他问：“你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记下：19、21、18、20、15、21、20。”

“什么？”

“我是说请你记录下来。”

他坐正身子，眼睛转向敞开的窗户，手上则把从东方进口的烟草卷成烟卷儿。

他说：“记：9、12、6、1……”

停了一会儿，接着又道出：“21。”

一阵静默过后：“20、6……”

他疯了吗？我看着他，渐渐地我发觉，他的眼神不再像数分钟前一般漫不经心，他目光专注，似乎正追随空间中的某处游移，想必有个场景正吸引着他。

然而他还是断断续续地口授：“21、9、18、5……”

隔窗向外望，几乎也只能盯着对面依旧窗扉紧闭的旧旅馆的正面，要不就是斜向右方凝视那一角蓝天……窗外的景色没什么



特别的，多年以来，我早已上上下下、左左右右打量过，并没有丝毫新鲜事出现。

“12、5、4、1……”

猛然间，我懂了……或者说我自以为了解了。尽管罗苹表面上总透着玩世不恭的神色，可是叫人如何能接受这一个实则相当理性的人，会将时间花费在这么幼稚的事情上？但毋庸置疑的是他所计算的数字正是太阳光的反光，就在对面那栋三层楼高的老房子发黑的墙面上跳跃着。

罗苹向我说着：“14、7……”

反光一个接一个，消失的反光每隔几秒钟就会有规律地重新投射在对面外墙，然后再次消失。

我本能地去计算，并且高声道出：“5……”

罗苹调侃道：“你弄懂了？那真是不错！”

他走向窗旁，弯身上前仿佛想理解亮光出现的神秘含义，随后又重新回到沙发椅上躺下，并对我说：“现在轮到你数了……”

这个奇怪的家伙看起来像是知道自己到底在做什么，所以我也就遵命照办，何况我不得不承认那一道道反射在对面的光线，相继消失、出现的犹如灯塔信号灯似的规则律动，确实让情况变得颇为诡谲。

当时阳光经由窗玻璃斜斜地透进屋内。所以，一闪一闪的亮光明显是来自和我们所处同一街边的房舍。就像有人把窗户开开合合，或者根本是用小镜子反射阳光取乐。

片刻之后，因这份无可逃避的愚蠢任务而有些恼火的我叫了出来：“一定是有个小孩儿在耍花样！”



“别停，数下去！”

我只好数下去……我把数字一个个列成行……阳光的反光极为精确地在我窗口对面持续跃动。

静止稍长的一段时间之后，罗苹问我：“下面呢？”

“个人感觉，一定是结束了……已经好几分钟什么也没有了。”

我们等待着，当确认不再有任何闪光显现后，我打趣道：“依我之见，我们是白费时间，只在纸上记了几个数字，战果还真是少得可怜。”

罗苹躺在沙发上一动也不动，接口说：“我亲爱的朋友，劳驾您将每一个数字，以法文字母来替代——数字1即代表A，数字2代表B，依此类推。”

“可是这种做法很傻！”

“的确很傻，不过人生在世，做的蠢事何止千万……多一件又有什么关系……”

我只得顺从地做这件笨差事，我开始注意到前面的几个字母：S、U、R、T、O、U、T……

我停了下来，吃惊地叫着：“是一个词……拼出了一个确切的单词！”

“加油！亲爱的朋友。”

我继续解译，将剩下的字母组出其他单字，并把词与词分隔开来。此时，我呆住了，一个完整的句子呈现在了我的眼前。

稍后，罗苹问我：“完工了？”

“完工了！不过当中有几个拼错的词。”



“别管那个……把句子慢慢念出来。”

我将这个并未完结的句子读出：“尤其必须躲开危险，避免正面冲突，只能用战战兢兢的态度挑战敌方势力，而且……”

我笑出了声。

“仅仅如此！以上便是解读反光的成果。哈！那些闪闪的光亮的确让我们着了魔！不过，承认吧，罗苹，某位厨娘给的这一连串建言对你可没多大帮助。”

罗苹站起身，将那张纸抓在手里，仍是那不可一世的沉默态度。

后来我才记起，那一刻我偶然将视线投往挂钟，钟面上正指着五点十八分。

罗苹依旧保持着站姿，手上拿着那页纸，而我则能够尽情观看他那变幻不定的年轻面庞，即使是最老练的观察家也会为他的面部表情难倒，那正是他强大力量的所在、他最佳的护卫。什么样的妆彩可以用来完善这随心变换、自然无矫作的容颜？每一瞬间的表情都像具有最终决定性一般。至于特色，我倒是晓得一项固定的特征——每当他全神贯注时，前额就会浮现十字纹的痕迹。此刻，他脸上的表情清晰而深刻，我见到了细小的十字纹。

他放下纸，嘴上嘟囔了一句：“简单得很。”

钟敲响了五点半。

“怎么！”我喊出声，“才十二分钟你就弄明白了！”

他在房内来回踱了几步，点燃一支烟，然后对我说：“麻烦你拨通电话给贺斯丹男爵，转告他我将于晚上十点至他府邸拜访。”

我回问：“贺斯丹男爵？那位名声大噪的男爵夫人的丈夫？”



“是的。”

“你是认真的？”

“非常认真。”

我极度困惑，却又提不出异议，所以我翻开电话簿，拿起话筒……就在这时，罗苹又专横地把我拦下，双眼直勾勾地盯着重新拾起的纸张。他开口说：“不必，电话不要打了……事先知会也没用……还有更要紧的事……令我讶异的怪事……究竟是为什么，这句话没能完成？为什么这句话它……”

他迅速抓起手杖和帽子……

“我们走。如果我没弄错的话，这件事才需要立刻解决，我相信自己并未弄错。”

“你知道了些什么？”

“截止目前什么也没有。”

下楼时，他勾住我的手臂说：“目前我所知道的事是尽人皆知的。贺斯丹男爵，金融家兼赛马迷，他的马‘埃纳’除了曾在今年的英国艾普孙赛马大会上夺冠，而且也获得珑场大奖。他的妻子素以穿着打扮、奢华作风和一头金发著称。十五天前，她从男爵那儿卷走三百万巨款潜逃，同时还带走一大批钻石、珍珠，其中还有贝尼公爵夫人托付给她保管的珠宝，那些珠宝本来是她确定要向王妃出售的。这两个星期以来，她沿途散金、变卖首饰，所以她的行踪不难掌握，她的行迹横越欧洲大陆，大家都深信可以将她缉捕。就在前天，我们的国家警探，那位我真不知该怎么形容的嘉尼玛，在比利时的一家大饭店里逮到一位女住客，发现各项证据指向的都是她，可传回的消息显示那个房客是名伶南希·达蓓。至于



男爵夫人本人，依然不见踪迹。男爵方面则拨出十万法郎赏金，提供线报并能够找到他妻子的人，钱已经交到一名公证人之手。此外，为了清偿贝尼公爵夫人，他近日决定出售个人名下的整批赛马、禾冈故城堡，以及位于豪斯曼大道上的豪宅。”

我补充道：“收购的价格应该已经在今天下午谈妥。报上说贝尼公爵夫人明日就可以收到这笔钱，只是我实在不了解被你做了最佳诠释的整桩事件和那个谜样的句子有何关联。”

罗苹未理会我。

我们沿着我所居住的街道走了大约一百五十米或二百米时，他走下人行道去察看一栋公寓房子，那是一幢古老的建筑，想必有无数房客居住其间。

他对我说：“依据我的估算，信号光应该是从楼上那扇开着的窗户射出来的。”

“四楼的那扇？”

“没错。”

他朝门房走去并向她询问：“贵楼住客当中是否有人和贺斯丹男爵有关系？”

门房是一位老妇，她不禁叫出声音：“您怎么会知道！我们这里的确有一位拉维努先生，他担任男爵的秘书和总管。他可真是一位大好人，我平常会帮他的屋子做一些简单的打扫工作。”

“我们能见见他吗？”

“要见他？可惜，这位先生得了重病。”

“重病？”

“已经十五天了……自从发生男爵夫人那件意外事件后，他第



二天回来时就发着烧,而且还病倒躺在床上。”

“不过,他不是已经可以下床了吗?”

“啊?这我就不清楚了。”

“怎么,您不清楚?”

“是啊,因为他的医生不准任何人进他的屋子,医生还把放在我这里的钥匙给收走了。”

“谁?”

“医生,那个医生总是亲自来替他治病,每天两到三次。喔,现在距他从屋内出来还不到二十分钟……他是一位年纪很大、留着灰白胡子、戴眼镜的老先生……您去哪里,先生?”

“我要上楼,快带我去!是不是在四楼左手边?”罗苹边说边跑上楼梯。

老妇人追着他嗫嚅地说:“这不行,再说我也没有钥匙,因为医生……”

一个跟着一个,他们都登上了四楼。在四楼的走廊上,罗苹从口袋掏出一件工具,不顾门房的反对,把那个玩意儿插进钥匙孔,门几乎同时被弄开,我们随即步入屋内。

阴暗厅室的尽头,有一道光线从一扇半掩着的房门旁射出来,罗苹加快脚步上前,才走到房门口,就冒出一声大喊:“太迟了!啊!可恨!”

门房太太跪倒地上,仿佛昏了过去。等到我进入房间时,才看见有个半裸的男子横陈在地毯上,双腿蜷缩、手臂弯曲、脸色惨白,面颊瘦削凹陷,双眼透着惊恐,痉挛的嘴夸张地张着。

罗苹快速地审视一遍,然后说:“他死了。”



我放声道：“怎么会？连血迹也没有。”

“当然有！”罗苹边讲边指着死者衬衫半开的胸口——上面有两三滴血，“喏！有人一手勒住他的脖子，另一手将利器刺进他的心脏。我会说刺是因为伤口极小，难以察觉，我觉得是由一根很长的针造成的。”

他察看尸体周边的地板，除了一小面镜子，没有任何事引起他的注意。拉维努先生便是用那面镜子反射阳光自娱。

门房太太突然发出了悲鸣，同时向外求援。罗苹朝她扑去，催促她说：“安静下来！听我说……等一会儿再求援……您听我说并且回答我，这件事非常非常重要。拉维努先生是不是有位朋友住在这条街上？同排右侧……一位很亲密的友人？”

“是。”

“他每晚都会到咖啡馆和他碰头，彼此还常常交换画册？”

“对。”

“请问他的名字是？”

“律拉特先生。”

“他的地址？”

“街上九十二号。”

“再问一句，那位您曾经对我提过的，戴着眼镜、留灰白胡子的老医生，他在这个地方住很久了吗？”

“没有，我并不认识他。他是拉维努先生病倒当天才来的。”

谈话到此为止，罗苹又把我拖下楼，来到街上。我们右转直行，途经我的寓所，然后继续往前越过四户门牌后，我们停在九十二号的门口。那是一间低矮的楼房，一楼的楼面供一家酒商使用，



我们碰巧遇见酒商在门廊口抽烟，罗苹便向他打探律拉特先生是否待在家中。

酒商答说：“律拉特先生差不多半小时前才出门……他看起来非常不安，还是叫车走的，实在不是他平常的作风。”

“您是否知道……”

“他去哪里？当然，没什么不方便说的，他对司机很大声地说要到警察局……”

罗苹自己正打算去招辆车，却忽然改变了心意。我听见他嘟囔着：“何必呢，他都走那么久了……”

他遂请教是否有人在律拉特先生离开后来过这儿。

“有一个胡须灰白、戴眼镜的老先生上楼到律拉特先生家，他按过门铃，后来，人也就走了。”

“非常感谢！”罗苹边说边向他致意。

罗苹于是缓步徐行，神色甚是忧虑，没有只言片语。无疑，这一回的问题对他来讲似乎十分棘手，仿佛他因在黑暗中行走而无法看得太清楚，不过这丝毫没有动摇他继续前行的坚定态度。

而且他本人也向我承认：“这次的事件之复杂，格外需要仰赖直觉，而非思考。这份直觉绝对值得你我留心。”

我们走上大马路，罗苹随即转进一间图书阅览室，他花很长的时间查阅了最近十五天的报纸，还不时喃喃自语：“没错……是……显然这只能算是一种假设，但它厘清了一切……不过，一个能替所有问题做出解答的假设离真相也不远。”

夜晚降临，我们在一间小餐厅吃晚饭，我注意到罗苹的情绪渐渐变得兴奋、态度更富坚决，他整个人的心情恢复愉悦，生气勃勃。

我们起身离开后，他把我带向奥斯曼大道，朝贺斯丹男爵的府邸走去。那里的的确确将是属于罗苹的盛会，他已经决心行动并且要打一场胜仗。

快行至库塞勒街时，我们的脚步慢了下来。介于这条街和圣多诺雷区之间，贺斯丹男爵就住在左面一栋四层楼的豪宅内，从这里可以瞧见那用圆柱与女像柱装饰的门庭。

“停！”罗苹突然说。

“怎么回事？”

“又出现了一项和我的假设一致的证据……”

“什么证据？我什么也没看见。”

“我看到就行了……”

他翻高衣领、拉低帽沿，说道：“可恶！会有一场苦战！我亲爱的好朋友，回去睡吧！明天再告诉你关于我的历险之旅……假如这次没让我赔上性命的话……”

“噢？”

“唉！唉！我可得冒大风险。首先我还被通缉当中，当然那算不了什么，接下来的生命威胁还更糟糕！只是……”

他用力搂搂我的肩膀：“我承担的第三件风险便是两百万的进账……当我获得第一笔两百万的资金时，我们再来看看我能做些什么。晚安，好朋友。如果你再也见不到我……”

他吟诵着：

“请在墓地上植一株柳树，我恋慕着那低垂的枝叶……”

我动身离开。三分钟后——根据隔日他告诉我的后续的始末，我继续该项记述——三分钟后，罗苹按响贺斯丹男爵府邸的



门铃。

“男爵在家吗？”

“在。”应门的仆人回复，同时诧异地打量这位不速之客，“不过男爵此刻并不见客。”

“男爵是否知道总管遭谋杀的事情？”

“确实知道。”

“那么，请告诉他说我特意前来是为了那桩谋杀案，现在已是刻不容缓。”

楼上传出一声高唤：“安托恩，请他进来。”

这道命令下得断然、不容置喙。仆人将罗苹领上二楼——一扇敞开的门。他认出等在房门前的就是男爵——那位著名男爵夫人的丈夫、那匹年度最风云的马“埃纳”的主人，他曾在报纸上见过此人的相片。

这是一位身材相当高大、肩膀宽阔的男人，整洁的面颊让人感觉可亲，近乎带着笑意的脸庞却未曾稍减他眼底的忧郁。他的服饰剪裁高雅，外罩一件棕色丝绒背心，领带上别着一颗珍珠，罗苹估计那珍珠价值不菲。

他将罗苹引进书房。房间相当宽敞，开有三面窗，内部放置着书橱、绿色格子架、美式书桌，以及一个保险箱。他迫不及待，关切问道：“您是否知晓些什么内情？”

“是的，男爵。”

“与可怜的拉维努先生有关。”

“没错，男爵，而且也关系到男爵夫人。”

“真的吗？请您快告诉我……”



他拉过一张椅子，罗苹坐了下来，开始讲道：“男爵，情势很严重，所以我尽快说明。”

“切入正题！切入正题！”

“好吧！男爵，我开门见山，就几句话。十五天以来，拉维努先生一直被他的医生留在房内，几可是足不出户。今日下午，拉维努从他的房里……我该怎么形容呢？用打信号的方式揭露了一些情况，碰巧让我注意到当中的一部分，循着该条线索我才涉入这件事；至于拉维努个人则在进行联络时突遭袭击，惨被杀害。”

“谁做的？是谁？”

“他的医生。”

“那位医生叫什么名字？”

“我不晓得。但是拉维努先生的一名友人——律拉特先生——正是与他秘密联系的人，应该知道。他必定也清楚信号的完整内容和确切含义，因此不待通讯结束，就跳进出租车直趋警局。”

“为什么？为什么……结果怎么样了？”

“结果？男爵，结果就是您的府邸被包围了，警方的十二位警员正在您的窗下踱步。太阳一旦升起，他们就会借由法律名义，进来逮捕罪犯。”

“杀拉维努的凶手藏匿在这栋屋子里？我的仆人之吗？不对，您提到的是个医生！”

“男爵，我提醒您注意，当律拉特替他的朋友拉维努去向警方揭发内情时，并不清楚他的朋友拉维努即将遭到灭口。律拉特先生的举动其实是针对另一桩事情……”